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三十五

第三十五回

石將軍村店寄書

小李廣梁山射鴈

詩曰

幸短虧心只是貧 休生奸計害他人 天公自有安

排處 失却便宜損自身 十分惺惺使五分 留取

五分與兒孫 若是十分都使盡 後代兒孫不如人

當下秦明黃信兩個到柵門外一看時望見兩路來的軍

馬却好都到一路是宋江花榮一路是燕順王矮虎各帶

一百五十餘人黃信便叫寨兵放下吊橋大開柵門迎接

兩路人馬都到鎮上宋江早傳下號令休要害且定一箇百姓

李... 卷之三十五  
休傷一個寨兵。叫先打入南寨。把劉高一家老小盡都殺了。王矮虎自先奪了那個婦人。小嘍囉盡把應有家私金銀財物寶貨之資都裝上車子。再有馬疋牛羊盡數牽了。花榮自到家中將應有的財物等項裝載上車。搬取妻小妹子。內有清風鎮上人數都發還了。衆多好漢收拾已了。一行人馬離了清風鎮。都回到山寨裡來。車輛人馬都到山寨向聚義廳上相會。黃信與衆好漢講禮罷。坐于花榮肩下。宋江叫把花榮老小安頓一所歇處。將劉高財物分賞與衆。小嘍囉王矮虎拿得那婦人。將去藏在自已房內。燕順便問道：劉高的妻今在何處？王矮虎答道：今番須與小弟做個押寨夫人。燕順道：與却與你。且喚他出來。我有

一句話說。宋江便道：我正要問他。王矮虎便喚到廳前。那婆娘哭着告饒。宋江喝道：你這潑婦。我好意救你下山。念你是個命官的恭人。你如何反將冤報。今日擒來有何理說。燕順跳起身來。便道：這等婦人。則甚。拔出腰刀。一刀揮爲兩段。王矮虎見砍了這婦人。心中大怒。奪過一把朴刀。便要與燕順交併。宋江等起身來勸住。宋江便道：燕兄弟殺了這婦人。也是兄弟。你看我這等一力救了他下山。教他夫妻團圓完聚。尚兀自轉過臉來叫丈夫害我賢弟。你留在身邊。又後有損無益。宋江日後別娶一個好的。教賢弟滿意。燕順道：兄弟便是這等尋思。不殺了要他何用。又後必被他害了。王矮虎被衆人勸了。默默無言。燕順喝

雙眼○發○熱○

叶小喽囉打掃過屍首血跡且排筵席慶賀次日宋江和黃信王婚燕順王矮虎鄭天壽做媒說合要花榮把妹子嫁與秦明一應禮物都是宋江和燕順出備吃了三五日筵席自成親之後又過了五七日小喽囉探得事情上山來報道打聽得青州慕容知府申將文書去中書省奏說反了花榮秦明黃信要起大軍來征勦掃蕩清風山衆好漢聽罷商量道此間小寨不是久戀之地倘或大軍到來四面圍住又無退步何如迎敵若再無糧草必是難逃可以計較個常便宋江道小可有一計不知中得諸位心否當下衆好漢都道願聞良策望兄長指教宋江道是這南方有個去處地名喚做梁山泊方圓八百餘里中間宛于城

蓼兒洼晁天王聚集着三五千軍馬把住着水泊官兵捕盜不敢正眼覷他我等何不收拾起人馬去那裡入夥秦明道既然有這箇去處却是十分好只是沒人引進他如何肯便納我們宋江大笑却把這打劫生辰綱金銀一事直說到劉唐寄書將金子謝我因此上殺了閻婆惜逃走在江湖上秦明聽了大喜道恁地兄長正是他那里大恩人事不宜遲可以收拾起快去只就當日商量定了便打併起十數輛車子把老小併金銀財物衣服行李等件都裝載車子上共有三二百疋好馬小喽囉們有不願去的賣發他些銀兩任從他下山去投別主有願去的編入隊裡就和秦明帶來的軍漢通有三五百人宋江教分作

三起下山只做去收捕梁山泊的官軍。山上都收拾的停當。裝上車子放起火來。把山寨燒做光地。分爲三隊下山。宋江便與花榮先引着四五十人。三五十騎馬。簇擁着五七輛車子。老小隊伍先行。秦明黃信引領八九十疋馬。和這應用車子作第二起。後面便是燕順王矮虎鄭天壽三個引着四五十疋馬。一二百人離了清風山。取路投梁山泊來。於路中見了這許多軍馬旗號。上又明明寫着收捕草寇官軍。因此無人敢來阻當。在路行五七日。離得青州遠了。且說宋江花榮兩個騎馬在前頭。背後車輛載着老小。與後面人馬只隔着二十來里。遠近前面到一個去處。地名喚對影山。兩邊兩座高山。一般形勢。中間却是一條

大澗驛路。兩個在馬上正行之間。只聽得前山裡鑼鳴鼓響。花榮便道。前面必有強人。把鎗帶住。取弓箭來整頓。得端正再揮放飛魚袋內。一面叫騎馬的軍士催趲後面兩起軍馬上來。且把車輛人馬扎住了。宋江和花榮兩個引了二十餘騎軍馬向前探路。至前面半里多路。早見一簇人馬約有一百餘人。前面簇擁着一個騎馬的年少壯士。怎生打扮。但見

頭上三叉冠。金圈玉鈿。身上百花袍。錦織團花甲。披千道火龍鱗。帶束一條紅瑪瑙。騎一疋胭脂抹就如龍馬。使一條朱紅畫桿方天戟。背後小枝盡是紅衣紅甲。那個壯士穿一身紅騎。一疋赤馬立在山坡前。大叫道。今

日我和你比試分個勝敗見個輸贏只見對過山岡子背  
後早擁出一隊人馬來也有百十餘人前面也棒着一箇  
年少騎馬的壯士怎生模樣但見

頭上三义冠頂一團瑞雪身上鎖鉄甲披千點寒霜素  
羅袍光射太陽銀花帶色欺明月坐下騎一疋征驄玉  
獸手中輪一枝寒戟銀蛟背後小校都是白衣白甲  
這個壯士穿一身白騎一疋白馬手中也使一枝方天畫  
戟這一邊都是素白旗號那壁都是絳紅旗號只見兩邊  
紅白旗搖震地花腔鼓搥那兩個壯士更不打話各挺手  
甲盡戟縱坐下馬兩個就中間大濶路上交鋒比試勝敗  
花榮和宋江見了勒住馬看時果然是一對好廝殺正是

棋逢敵手將遇良才但見絳霞影裡捲一道凍地水霜  
白雪光中起幾縷衝天火燄故園冬暮山茶和梅蕊爭  
輝上苑春濃李粉共桃脂闌彩這個按南方丙丁火似  
燄摩天上走丹爐那個按西方庚辛金如泰華峰頭翻  
玉井宋無忌忿怒騎火驛子飛走到人間馮夷神生喚  
跨玉後猊縱橫臨世上左右紅雲侵白氣往來白霧間

### 紅霞

當時兩個壯士各使方天畫戟閉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  
花榮和宋江兩個在馬上看了喝采花榮一步步趨馬向  
前看時只見那兩個壯士聞到深澗裡這兩枝戟上一枝  
是金錢豹子尾一枝是金錢五色旛却攪做一團上面絨

絲結住了那里分拆得開花榮在馬上看見了便把馬帶住左手去飛魚袋內取弓右手向走獸壺中拔箭搭上箭射斷只見兩枝畫戟分開做兩下那二百餘人一齊喝聲采那兩個壯士便不聞都縱馬跑來直到宋江花榮馬前就馬上欠身聲喏都道願求神箭將軍大名花榮在馬上荅道我這個義兄迺是鄆城縣押司山東及時雨宋公明我便是清風鎮知寨小李廣花榮那兩個壯士聽罷扎住了戟便下馬推金山倒玉柱都拜道聞名久矣宋江花榮慌忙下馬扶起那兩位壯士道介胄在身未可講禮且請問二位壯士高姓大名那個穿紅的說道小人姓呂名方

祖貫潭州人氏平昔愛學呂布爲人因此習學這枝方天畫戟人都喚小人做小溫侯呂方因販生藥到山東消折了本錢不能勾還鄉權且占住這對影山打家劫舍近日走這個壯士來要奪呂方的山寨和他各分一山他又不肯因此每日下山廝殺不想原來緣法注定今日得遇及時雨尊顏又遇得花將軍名不虛傳專聽二公指教宋江又問這穿白的壯士高姓那人荅道小人姓郭名盛祖貫西川嘉陵人氏因販水銀皆賣黃河裡遭風翻了船回鄉不得原在嘉陵學得本處兵馬張提轄的方天戟向後使得精熟人都稱小人做賽仁貴郭盛江湖上聽得說對影山有個使戟的占住了山頭打家劫舍因此一逕來比並

戟法奪山連連戰了十數日不分勝敗不期今日得遇二  
公天與之幸宋江道我

就與二位勸和如

何二位壯士大喜都依允了後隊人馬已都到了一個個  
都引着相見了呂方先請上山殺牛宰馬筵會次日却是  
郭盛置酒設席筵宴宋江就說他兩個撞籌入夥轅隊上  
梁山泊去投奔晁蓋聚義那兩個歡天喜地都依允了便  
將兩山人馬點起收拾了財物待要起身宋江便道且住  
非是如此去假如我這里有三五百人馬投梁山泊去他  
那里亦有探細的人在數對外探聽倘或只道我們來收  
捕他不是耍處等我和燕順先去報知了你們隨後却來  
還作三起而行花榮秦明道見長高晃正是如此計較陸

續進程兄長先行半日我等催督人馬隨後起身來且不  
說對影山人馬陸續登程只說宋江和燕順各騎了馬帶  
領隨行十數人先投梁山泊來在路上行了兩日當日行  
到晌午時分正走之間只見官道傍邊一個大酒店宋江  
看了道孩兒們走得困乏都叫買些酒吃了過去當時宋  
江和燕順下了馬入酒店裡來叫孩兒們鬆了馬肚帶都  
入酒店裡坐宋江和燕順先入店裡來看時只有三付大  
座頭小座頭不多幾付只見一付大座頭上先有一個在  
那裡占了宋江看那人時怎生打扮但見

裹一頂猪嘴頭巾腦後兩個太原府金不換紐絲銅環  
上穿一領皂紬衫腰繫一條白搭膊下面腿絣護膝入



荅麻鞋卓子邊倚着根短棒橫頭上放着個衣包

那人生得八尺來長淡黃骨查臉一雙鮮眼沒根髭髯宋江便叫酒保過來說道我的伴當人多我兩個借你裡面坐一坐你叫那個客人移換那付大座頭與我伴當們坐地吃些酒酒保應道小人理會得宋江與燕順裡面坐了先叫酒保打酒來大碗先叫伴當一人三碗有肉便買些來與他衆人吃却來我這里斟酒酒保又見伴當們都立滿在壚邊酒保却去看着那個公人模樣的客人道有勞上下那借這付大座頭與裡面兩個官人的伴當坐一坐加漢嗔性呼他做上下便焦燥道也有個先來後到甚麼官人的伴當要換座頭老爺不換燕順聽了對宋江道你

是

人

看他無禮麼宋江道由他便了你也和他一般見識却把燕順按住了只見那漢轉頭看了宋江燕順冷笑酒保又陪小心道上下周全小人的買賣換一換有何妨那漢大怒拍着卓子道你這鳥男女好不識人欺負老爺獨自一箇要換座頭便是趙官家老爺也驚鳥不換高則聲大額子奉不認得你酒保道小人又不曾說甚麼那漢喝道量你這厮敢說甚麼燕順聽了那里忍耐得任便說道兀那漢子你也鳥強不換便罷沒可得鳥嚇他那漢便跳起來掉了短棒在手裡便應道我自罵他要你多管老爺天下只諺得兩個人其餘的都把來做脚底下的泥燕順焦燥便提起板櫓却待要打將去宋江因見那人出語不俗橫

身在裡面勸解道都不要鬧我且請問你你天下只讓的那兩個人那漢道我說與你驚得你呆了宋江道願聞那兩個好漢大名那漢道一個是滄州橫海郡柴世宗的孫子喚做小旋風柴進柴大官人宋江暗暗的點頭又問道那一個是誰那漢道這一個又嗙嗙是鄆城縣押司山東及時雨呼保義宋公明宋江看了燕順暗笑燕順早把板凳放下了那漢又道老爺只除了這兩個便是大宋皇帝也不怕他宋江道你且住我問你你既說起這兩個人我却都認得柴大官人宋江你在那里與他兩個厮會那漢道你既認得我不說謊三年前在柴大官人莊上住了四個月有餘只不曾見得宋公明宋江道你會認得黑三郎

麼那漢道你既說起我如今正要去尋他宋江問道誰教你尋他那漢道他的親兄弟鉄扇子宋清教我寄家書去尋他宋江聽了大喜向前拖住道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只我便是黑三郎宋江那漢相了一面便拜道天幸使令小弟得遇哥哥爭些兒錯過空去孔太公那里走一遭宋江便把那漢拖入裏面問道家中近日沒甚事那漢道哥哥聽稟小人姓石名勇原是大名府人氏日常只靠放賭爲生本鄉起小人一個諱名喚做石將軍爲因賭博上一拳打死了個人逃走在柴大官人莊上多聽得往來江湖上人說哥哥大名因此特去鄆城縣投奔哥哥却又聽得說道爲事在逃因見四郎聽得小人說起柴

大官人來却說哥哥在白虎山孔太公莊上因此又令小弟來拜識哥哥四郎特寫這封家書與小人寄來孔太公莊上如尋見哥哥時可叫兄長作急回來宋江見說心中疑忌便問道你到我莊上住了幾日曾見我父親麼石勇道小人在彼只住的一夜便來了不曾得見太公宋江把上梁山泊一節都對石勇說了石勇道小人自離了柴大官人莊上江湖上也只聞得哥哥大名踈賸仗義濟困扶危如今哥哥既去那里入夥是必攜帶宋江道這個不必你說可爭你一個人且來和燕順廝見叫酒保一面這裏斟酒莫要別處去三盃酒罷石勇便去包裹內取出家書慌忙遞與宋江宋江接來看時封皮逆封着又沒平安二字宋江心內甚是疑惑連忙扯開封皮從頭讀至一半後面寫道父親於今年正月初頭因病身故見今停喪在家尊等哥哥來家安葬千萬千萬切不可悞宋清泣血奉書宋江讀罷叫聲苦不知高低自把胸脯捶將起來自罵道不孝逆子做下非爲老父身亡不能盡人子之道畜生何異自把頭去壁上磕撞大哭起來燕順石勇抱住宋江哭得昏迷半晌方纔甦醒燕順石勇兩個勸道哥哥且省煩惱宋江便分付燕順道不是我寡情薄意其實只有這個老父記掛今已歿了只得星夜趕歸去奔喪教兄弟們自上山則個燕順勸道哥哥太公既已歿了便到家時也不得見了世上人無有不死的父母且請寬心引我們弟兄

去了那時小第却陪侍哥哥歸去奔喪未爲晚矣自古道  
蛇無頭而不行若無仁兄去時他那里如何肯收留我們  
宋江道若等我送你們上山去時悞了我多少日期却是  
使不得我只寫一封備細書札都說在內就帶了石勇一  
發入夥等他們一處上山我如今不知便罷既是天教我  
知了正是度日如年燒眉之急我馬也不要從人也不帶  
一個連夜自起回家燕順石勇那里畱得任宋江問酒保  
借筆硯討了一幅紙一頭哭着一面寫書再三叮嚀在上  
面寫了封皮不粘交與燕順收了討石勇的八荅麻鞋穿  
上取了些銀兩藏放在身邊跨了一口腰刀就拿了石勇  
的短棒酒食都不肯沾唇便出門要走燕順道哥哥也等

這佛是  
幻有是  
心無所  
不有無  
所不到

秦總管花知寨都來相見一面了去也未遲宋江道我不  
等了我的書去並無阻滯石家賢弟自說備細緣故可爲  
我上覆衆兄弟們可憐見宋江奔喪之急休恠則個宋江  
恨不得一步跨到家中飛也似獨自一個去了且說燕順  
同石勇只就那店裡吃了些酒食點心還了酒錢却教石  
勇騎了宋江的馬帶了從人只離酒店三五里路尋個大  
客店歇了等候次日辰牌時分全夥都到燕順石勇接着  
備細說宋江哥哥奔喪去了衆人都埋怨燕順道你如何  
不留他一畱石勇分說道他聞得父親歿了恨不得自也  
尋死如何肯停腳巴不得飛到家裡寫了一封備細書札  
在此教我們只顧去他那里看了書並無阻滯花榮與秦

明看了書與衆人商議道事在途中進退兩難回歎不得  
散了又不成只顧且去還把書來封了都到山上看那里  
不容却別作道理九個好漢併作一夥帶了三五百人馬  
漸近梁山泊來尋大路上山一行人馬正在蘆葦中過只  
見水面上鑼鼓振響衆人看時漫山遍野都是雜彩旗旛  
水泊中棹出兩隻快船來當先一隻船上擺着三五十個  
小嘍囉船頭上中間坐着一個頭領迺是豹子頭林冲皆  
後那隻哨船上也是三五十個小嘍囉船頭上也坐着一  
個頭領迺是赤髮鬼劉唐前面林冲在船上喝問道汝等  
是甚麼人那里的官軍敢來收捕我們教你人人皆死個  
個不留你也須知俺梁山泊的大名花榮秦明等都下馬  
立在岸邊答應道我等衆人非是官軍有山東及時雨宋  
公明哥哥書札在此特來相投大寨入夥林冲聽了道既  
有宋公明兄長的書札且請過前面到朱貴酒店裡先請  
書來看了却來相請廝會船上把青旗只一招蘆葦裡棹  
出一隻小船上有三個漁人一個看船兩個上岸來說道  
你們衆位將軍都跟我來水面上見兩隻哨船一隻船上  
把白旗招動銅鑼響處兩隻哨船一齊去了一行衆人看  
了都驚呆了說道端的此處官軍誰敢侵傍我等山寨如  
何及得衆人跟着兩個漁人從大寬轉直到旱地忽律朱  
貴酒店裡朱貴見說了迎接衆人都相見了便叫放翻兩  
頭黃牛散了分例酒食討書札看了先向水亭上放一枝

響箭射過對岸蘆葦中早搖過一隻快船來朱貴便喚小  
嘍囉分付罷叫把書先齎上山去報知一面店裡殺宰猪  
羊管待九個好漢把軍馬屯住在四散歇了第二日辰牌  
時分只見軍師吳學究自來朱貴酒店裡迎接衆人一個  
個都相見了叙禮罷動問備細早有二三十隻大白棹船  
來接吳用朱貴邀請九位好漢下船老小車輛人馬行李  
亦各自都搬在各船上前望金沙灘來上得岸松樹逕裡  
衆多好漢隨着晁頭領全副鼓樂來接晁蓋爲頭與九個  
好漢相見了迎上關來各自乘馬坐轎直到聚義廳上一  
對對講禮罷左邊一帶交椅上却是晁蓋吳用公孫勝林  
冲劉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杜遷宋萬朱貴白勝那時

鼠白勝數月之前已從濟州大牢裏越獄逃得到了  
上入夥皆是吳學究使人去用度救得白勝脫身右邊  
一帶交椅上却是花榮秦明黃信燕順王英鄭天壽呂方  
郭盛石勇列兩行坐下共是二十一位好漢中間焚起一  
爐香來各設了誓當日大吹大擂殺牛宰馬筵席一面叫  
新到火伴廳下參拜了自有小頭目管待筵席收拾入後  
山房舍教搬老小家眷都安頓了秦明花榮在席上稱讚  
宋公明許多好處清風山報冤相殺一事衆頭領聽了大  
喜後說呂方郭盛兩個比試戟法花榮一箭射斷絨絛分  
開畫戟晁蓋聽罷意思不信口裡含糊應道直如此射得  
親切改日却看比箭當日酒至半酣食供數品衆頭領都

道且去山前閑翫一回再來赴席當下二十一位頭領相  
謙相讓下階閑步樂情觀看山景行至寨前第三關上只  
聽得空中數行賓鴻嘹唳花榮尋思道是蓋却諛意思不  
信我射斷絨絛何不今日就此施逞些手段教他們衆人  
看日後敬伏我把眼一觀隨行人伴數內却有帶弓箭的  
花榮便問他討過一張弓來在手看時却是一張泥金鵲  
畫細弓正中花榮急急取過一枝好箭便對是蓋道恰纔  
兄長見說花榮射斷絨絛衆頭領似有不信之意遠遠的  
有一行鴈來花榮未敢誇口小第這枝箭要射鴈行內第  
三隻鴈的頭上射不中時衆頭領休笑花榮搭上箭拽滿  
弓覷得親切望空中只一箭射去看時但見

鵲畫弓彎開秋月鵬翎箭發迸寒星塞鴈排空八字縱  
橫不亂將軍撚箭一發端的不差孤影向雲中倒墜數  
聲在草內哀鳴血模糊半浣綠稍翎大寨下衆人齊唱  
采

當下花榮一箭果然正中鴈行內第三隻直墜落山坡下  
急叫軍士取來看時那枝箭正穿在鴈頭上是蓋和衆頭  
領看了盡皆駭然都稱花榮做神臂將軍吳學究稱讚道  
休言將軍比小李廣便是養由基也不及神手真乃是山  
寨有幸自此梁山泊無一個不欽敬花榮衆頭領再回廳  
上筵會到晚各自歇息次日山寨中再備筵席議定坐次  
本是秦明年長花榮因爲花榮是秦明大舅衆人推讓花

榮在林冲肩下坐了第五位秦明第六位劉唐坐了第七位黃信坐第八位三阮之下便是燕順王矮虎呂方郭盛鄭天壽石勇杜遷宋萬朱貴白勝一行共是二十一個頭領坐定慶賀筵宴已畢義聚梁山泊山寨裡添造大船屋宇車輛什物打造鎗刀軍器鎧甲頭盔整頓旌旗袍襖弓弩箭矢準備抵捕官軍不在話下却說宋江自離了村店連夜趕歸當日申牌時候奔到本鄉村口張社長酒店裡暫歇一歇那張社長却和宋江家來往得好張社長見了宋江容顏不樂眼淚暗流張社長動問道押司有年半來不到家中今日且喜歸來如何尊顏有些煩惱心中爲甚不樂且喜官事已遇赦了必是減罪了宋江答道老叔自

說得是家中官事且靠後只有一個生身老父歿了如何不煩惱張社長大笑道押司真個也是作耍令尊太公却纔在我這里吃酒了回去只有半個時辰來去如何却說這話宋江道老叔休要取笑小侄便取出家書教張社長看了兄弟宋清明明寫道父親於今年正月初頭歿了專等我歸來奔喪張社長看罷說道呸那里這般事只午時前後和東村王太公在我這里吃酒了去我如何肯說謊宋江聽了心中疑影沒做道理處尋思了半晌只等天晚別了社長便奔歸家入得莊門看時沒些動靜莊客見了宋江都來參拜宋江便問道我父親和四郎有麼莊客道大公每日望得押司眼穿今得歸來却是歡喜方纔和東



宋太公  
見人  
及見  
宋公明  
不  
此

村裡王社長在村口張社長店裡吃酒了回來睡在裡面  
房內宋江聽了大驚撇了短棒逕入草堂上來只見宋清  
迎着哥哥便拜宋江見了兄弟不戴孝心中十分大怒便  
指着宋清罵道你這忤逆畜生是何道理父親見今在堂  
如何却寫書來戲弄我教我兩三遍自尋死處一哭一個  
昏迷你做這等不孝之子宋清恰待分說只見屏風背後  
轉出宋太公來叫道我兒不要焦燥這個不干你兄弟之  
事是我每日思量要見你一面因此教宋清只寫道我死  
了你便歸來得快我又聽得人說白虎山地面多有強人  
又怕你一時被人攔掇落草去了做個不忠不孝的人為  
此急急寄書去喚你歸家又得柴大官人那里來的石勇

待孝

寄書去與你這件事盡都是我主意不干四郎之事你休  
埋怨他我恰纔在張社長店裡回來睡在房裡聽得是你  
歸來了宋江聽罷納頭便拜太公憂喜相伴宋江又問父  
親道不知近日官司如何已經赦宥必然減罪適間張社  
長也這般說了宋太公道你兄弟宋清未回之時多得朱  
仝雷橫的氣力向後只動了一個海捕文書再也不曾來  
勾擾我如今為何喚你歸來近聞朝廷冊立皇太子已降  
下一道赦書應有民間犯了大罪盡減一等科斷俱已行  
各處施行便是發露到官也只該個徒流之罪不道得  
害了性命且由他却又別作道理宋江又問道朱雷之都  
頭曾來莊上麼宋清說道我前日聽得說來這兩個都差

出去了朱仝差往東京去雷橫不知差到那里去了如今  
縣裡却是新添兩個姓趙的勾攝公事宋太公道我見遠  
路風塵且去房裡將息幾時合家歡喜不在話下天色看  
看將晚王兎東生約有一更時分莊上人都睡了只聽得  
前後門發喊起來看時四丁里都是火把團團圍住宋家  
莊一片聲叫道不要走了宋江太公聽了連聲叫苦不因  
此起有分教大江岸上聚集好漢英雄鬧市叢中來顯忠  
肝義膽天罡有分皆相會地煞同心盡協從畢竟宋公明  
在莊上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卓。吾。曰。此。回。文。字。不。可。及。處。只。在。石。勇。寄。書。一。節。若。無。  
此。段。一。同。到。梁。山。泊。來。只。是。做。強。盜。耳。有。何。波。瀾。有。何。  
變。幻。真。是。不。可。思。議。文。字。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三十六

第三十六回

梁山泊吳用舉戴宗

揭陽嶺宋江逢李俊

箴曰

上臨之以天鑒 下察之以地祇 明有王法相繼

暗有鬼神相隨 慮直可存於心 喜怒戒之在氣

為不飾而忘家 因不廉而失位 勸君自警平生

可嘆可驚可畏 批淡

話說當時宋太公掇個梯子上墻頭來看時只見火把叢中約有一伯餘人當頭兩個便是鄆城縣新添的都頭却是弟兄兩個一個叫做趙能一個叫做趙得兩個便叫道

李卓吾批評水滸傳卷之三十六

宋太公你若不是曉事的便把兒子宋江獻出來我們自將就他若是隱藏不發教他出官時和你這老子一發捉了去宋太公道宋江幾時回來趙能道你便休胡說有人在村口見他從張社長家店裡吃了酒歸來亦有人跟到這里你如何說得過宋江在梯子邊說道父親你和他論甚口孩兒便挺身出了官縣裏府上都有相識明日便吃官司也不妨已經赦宥事了必當減罪求告這廝們做甚麼趙家那廝是個刁徒如今暴得做個都頭知道甚麼義理他又和孩兒没人情空自求他不如出官免得受這廝腌臢氣宋太公哭道是我苦了孩兒宋江道父親休煩惱官司見了到是有幸明日孩兒躲在江湖上撞了一班兇殺

人放火的弟兄們打在網裡如何能勾見父親面便斷斷在他州外府也須有程限日後歸來負農時也得早晚伏侍父親終身宋太公道既是孩兒恁地說時我自來上下使用買個好去處宋江便上梯來叫道你們且不要鬧我的罪犯又不該死今已赦宥必已減等且請二位都頭進樊庄少叙三盃明日一同見官趙能道你休使見識賺我入來宋江道我如何連累父親兄弟你們只顧進家裡來宋江便下梯子來開了莊門請兩個都頭到庄裡堂上坐下連夜殺鷄宰鵝置酒相待那一百土兵人都與酒食管待這些錢物之類取二十兩花銀把來送與兩位都頭做好看錢當夜兩個都頭在宋江莊上歇了次早五更同

到縣前下處等待天明解到縣裏來時知縣纔出陞堂只見都頭趙能趙得押解宋江出官知縣時聞彬見了大喜責令宋江供狀當下宋江一筆供招不合於前年秋間典贍到閻婆惜爲妾爲因不良一時恃酒諍論聞毆致被悞殺身死一向避罪在逃今蒙緝捕到官取勘前情所供甘罪無詞知縣看罷且叫收禁牢裡監候滿縣人見說拿得宋江誰不愛惜他都替他去知縣處告說討饒備說宋江平日的好處亦且閻婆惜家又沒了苦主只是相公方便他則個知縣自心裡也有八分出豁他當時依准了供狀免上長枷手杻只散禁在牢裡宋太公自來買上告下使用錢帛那時閻婆已自身故了半年這張三又沒了粉頭

不來做甚冤家縣裡疊成文案待六十日限滿結解上濟州聽斷本州府尹看了申解情由赦前恩宥之事已成減罪擬定得罪犯將宋江脊杖二十刺配江州牢城本州官吏亦有認得宋江的更兼他又有錢帛使用名喚做斷杖刺配又無苦主執證眾人維持下來都不甚深重各廳帶上行枷押了一道牒文差兩個防送公人無非是張千李萬當下兩個公人領了公文監押宋江到州衙前宋江的父親宋太公同兄弟宋清都在那里等候置酒相請管待兩個公人賣發了些銀兩與他放寬教宋江換衣服打拴了包裹穿上麻鞋宋太公喚宋江到僻靜處嚙道我知江州是個好地面魚米之鄉特地使錢買將那里去你

可寬心守奈我自使四郎來望你盤纏有便人常常寄來  
你如今此去正從梁山泊過倘或他們下山來劫奪你入  
夥切不可依隨他教人罵做不忠不孝此一節牢記於心  
孩兒路上慢慢地去天可憐見早得回來父子團圓弟兄  
完聚宋江洒淚拜辭了父親兄弟宋脣送一程路宋江臨  
別時囑付兄弟道我的官司此去不要你們憂心只有父  
親年紀高大我又不能盡人子之道累被官司纏擾背井  
離鄉而去兄弟你早晚只在家侍奉休要爲我來江州來  
棄撇父親無人看顧我自江湖上相識多見的那一個不  
相助盤纏自有對付處天若見憐有一日歸來也宋清洒  
淚拜辭了自回家中去侍奉父親宋太公不在話下有詩

爲證

殺人亡命匿家山 暮夜追兵欲避難 自此便從縲

縲去 江州行見展雲翰

只說宋江自和兩個公人上路那張千李萬已得了宋江  
家中銀兩又因他是個好漢因此於路上只是伏侍宋江  
三個人上路行了一日到晚投客店安歇了打夥做些飯  
吃又買些酒肉請兩個公人宋江對他說道實不瞞你兩  
箇說我們明日此去正從梁山泊邊過山寨上有幾個好  
漢聞我的名字怕他下山來奪我枉驚了你們我和你兩  
個明日早起些只揀小路里過去寧可多走幾里不妨兩  
箇公人道押司你不說俺們如何得知我等自認得小路

過去定不得撞着他們當夜計議定了次日起箇五更來  
打火兩個公人和宋江離了客店只從小路裡走約莫也  
走了三十里路只見前面山坡背後轉出一夥人來宋江  
看了只叫得苦來的不是別人為頭的好漢正是赤髮鬼  
劉唐將領着三五十人便來殺那兩個公人這張千李萬  
說做一堆兒跪在地下宋江叫道兄弟你要殺誰劉唐道  
哥哥不殺了這兩箇男女等甚麼宋江道不要你污了手  
把刀來我殺便了兩個人只叫得苦今番到不好了劉唐  
把刀遞與宋江宋江接過問劉唐道你殺公人何意劉唐  
答道奉山上哥哥將令特使人打聽得哥哥乞官司直要  
來鄆城縣劫牢却知道哥哥一向在牢裏不曾受苦今

到底此  
有些  
賊智

打聽得斷配江州只怕路上錯了路道教大小頭領分付  
去四路等候迎接哥哥便請上山這兩個公人不殺了如  
何宋江道這個不是你們弟兄攬舉宋江到要留我於不  
忠不孝之地萬劫沉埋若是如此來挾我只是逼宋江性  
命我自不如死了把刀望喉下自刎劉唐慌忙攀住胳膊  
道哥且慢慢地商量就手裏奪了刀宋江道你弟兄們  
若是可憐見宋江時容我去江州牢城聽候限滿回來那  
時却得與你們相會劉唐道哥哥小第這話不敢主張前  
面大路上有軍師吳學究同花知寨在那里專等迎迓哥  
哥容小第着小校請來商議宋江道我只是這句話由你  
們衆人商量小嘍囉去報不多時只見吳用花榮兩騎馬

在前後帶十來騎馬跟着飛到面前下馬叙禮罷花榮便道如何不與兄長開了枷宋江道賢弟是甚麼話此是國家法度如何敢擅動吳學究笑道我知兄長的意思了這個容易只不留兄長在山寨便了晁頭領多時不曾得與仁兄相會今次也正要和兄長說幾句心腹的話畧請到山寨少叙片時便送登程宋江聽了道只有先生便知道宋江的意扶起兩個公人來宋江道要他兩個放心寧可我死不可害他兩個公人道全靠晁押司救命一行人都離了大路來到蘆葦岸邊已有船隻在彼當時載過山前大路却把山轎教人擡了直到斷金亭上歇了叫小喽囉四下里去報請衆頭領都來聚會迎接上山到聚義廳上相見

晁蓋謝道自從鄆城救了性命弟兄們到此無日不想大恩前者又蒙引薦諸位豪傑上山光輝草寨恩報無門宋江答道小可自從別後殺死淫婦逃在江湖上去了半年本欲上山相探兄長一面偶然村店裡遇得石勇稍寄家書只說父親棄世不想却是父親恐怕宋江隨衆好漢入夥去了因此詐寫書來喚我回家雖然明乞官司多得上下之人看覷不曾重傷今配江州亦是好處適蒙呼喚不敢不至今來既見了尊顏奈我限期相逼不敢久住只此

告辭詩曰

方枷鐵鎖並臨頭 坐守行監不少休 天與英雄逢

水滸 却因行見出江州

及把血脈梗斷了可惡可惡



晁蓋道只如此忙且請少坐兩個中間坐了宋江便叫兩個公人只在交椅後坐與他寸步不離晁蓋叫許多頭領都來參拜了宋江都兩行坐下小頭目一面斟酒上來先是晁蓋把盞了向後軍師吳學究公孫勝起至白勝把盞下來酒至數巡宋江起身相謝道足見弟兄們衆位相愛之情宋江是個得罪囚人不敢久停只此告辭晁蓋道三兄直如此見恠雖然賢兄不肯要壞兩個公人多與他些金銀發付他回去只說我梁山泊搶擄了去不道得治罪於他宋江道哥哥你這話休題這等不是擡舉宋江明明的是苦我家中上有老父在堂宋江不曾孝敬得一日如何敢違了他的教訓負累了他前者一時乘興與衆位來

此雖是箇假道學

相投天幸使令石勇在村店裡撞見在下指引回家父親說出這個緣故情愿教小可明吃了官司急斷配出來又頻頻囑付臨行之時又千叮萬囑教我休爲快樂苦害家中免累老父惶惶驚恐因此父親明明訓教宋江小可不爭隨順了哥哥便是上逆天理下違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雖生何益如哥哥不肯放宋江下山情愿只就兄長手裏乞死說罷淚如雨下便拜倒在地晁蓋吳用公孫勝一齊扶起衆人道既是哥哥堅意要往江州今日且請寬心任一日明日早送下山三回五次留得宋江就山寨裡吃了一日酒教去了枷也不肯除只和兩個公人同起同坐當晚住了一夜次日早起來堅心要行吳學究道

兄長聽稟吳用有個至愛相識見在江州充做兩院押牢  
節級姓戴名宗本處人稱爲戴院長爲他有道術一日能  
行八百里人都喚他做神行太保此人十分仗義疎財夜  
來小生修下一封書在此與兄長去到彼時可和本人做  
箇相識但有甚事可教衆兄弟知道衆頭領挽留不住安  
排筵宴送行取出一盤金銀送與宋江又將二十兩銀子  
送與兩個公人就與宋江挑了包裹都送下山來一個個  
都作別了吳學究和花榮直送過渡到大路二十里外衆  
頭領回上山去只說宋江自和兩個防送公人取路投江  
州來那個公人見了山寨裏許多人馬衆頭領一個個都  
拜宋江又得他那里若干銀兩一路上只是小心伏侍宋

江三個人路免不得饑餒渴飲夜往曉行在路約行了  
半月之上早來到一個去處望見前面一座高嶺兩個公  
人說道好了過得這條揭陽嶺便是潯陽江到江州却是  
水路相去不遠宋江道天色暄熱趁早涼過嶺去尋個宿  
頭公人道押司說得是三個人廝趕着迤過嶺來行了半  
日已過嶺頭早看見嶺脚邊一個酒店背靠巔崖門臨惟  
樹前後都是草房去那樹陰之下挑出一個酒旆兒來宋  
江見了心中歡喜便與公人道我們肚裏正饑渴里原來  
這嶺上有個酒店我們且買碗酒吃去了便走三個人入  
酒店來兩個公文把行李歇了將水火棍靠在壁上宋江  
讓也兩個公人上首坐定宋江下首坐了半個時辰不見

一個人出來宋江叫道怎地不見主人家只聽得裡面應道來也來也側首屋下走出一個大漢來宋江看這漢子時怎生模樣但見

赤色虬鬚亂撒

紅絲虎眼睜圓

揭嶺殺人魔祟

鄆都催命判官

那人出來頭上一頂破頭巾身穿一領布背心露着兩臂下面圍一條布手巾看着宋江三個人唱個喏道拜揖客人打多少酒宋江道我們走得肚饑你這裡有甚麼肉賣那人道只有熟牛肉和渾白酒宋江道最好你先切二斤熟牛肉來打一角酒來那人道客人休恠說我這裡嶺上賣酒只是先交了錢方纔吃酒宋江道這個何妨倒是先

還了錢吃酒我也歡喜等我先取銀子與你那人道恁地最好宋江便去打開包裹取出些碎銀子那人立在側邊偷眼睜着見他包裹沉重有些油水心內自有八分歡喜接了宋江的銀子便去裡面昏一桶酒切一盤牛肉出來放下三隻大碗三隻筋一面篩酒三個人一頭吃一面口裏說道如今江湖上歹人多有萬千好漢着了道兒的酒肉裏下了蒙汗藥麻翻了劫了財物人肉把來做饅頭餠子我只是不信那里有這話那賣酒的人笑道你三個說了不要吃我這酒和肉裏面都有了麻藥宋江笑道這個大哥聽見我們說着麻藥便來取笑兩個公人道大哥熱吃一碗也好那人道你們要熱吃我便將去盪來那人盪

熱了將來篩做三碗正是饑渴之中酒肉到口如何不吃  
三人各吃了一碗下去只見兩個公人瞪了雙眼口角邊  
流下涎水來你揪我扯望後便倒宋江跳起來道你兩個  
怎地吃得三碗便恁醉了向前來扶他不覺自家也頭暈  
眼花撲地倒了光着眼都面面厮覷麻木了動彈不得酒  
店裡那人道慚愧好幾日沒買賣今日天送這三頭行貨  
來與我先把宋江倒拖了入去山崖邊人肉作房裡放在  
剝人凳上又來把這兩個公人也拖了人去那人再來却  
把包裹行李都提在後屋內解開看時都是金銀那人自  
道我開了許多年酒店不曾遇着這等一個囚徒量這等  
一個罪人怎地有許多財物却不是從天降下賜與我的

那人看罷包裹却再包了且去門前望幾個火家歸來開  
剝立在門前看了一回不見一個男女歸來只見嶺下這  
邊三個人逵上嶺來那人恰認得慌忙迎接道大哥那里  
去來那三個內一個大漢應道我們特地上嶺來接一個  
人料道是來的程途日期了我每日出來只在嶺下等候  
不見到正不知在那里擔閣了那人道大哥却是等誰那  
大漢道等個奢遮的好男子那人問道甚麼奢遮的好男  
子那大漢答道你敢也聞他的大名便是濟州鄆城縣宋  
押司宋江那人道莫不是江湖上說的山東及時雨宋公  
明那大漢道正是此人那人又問道他却因甚打這里過  
那大漢道我本不知近日有個相識從濟州來說道鄆城

縣宋押司宋江不知爲甚麼事發在濟州府斷配江州牢  
城我料想他必從這里過來別處又無路過去他在鄆城  
縣時我尚且要去和他厮會今次正從這里經過如何不  
結識他因此在嶺下連日等候接了他四五日並不見有  
一個囚徒過來我今日同這兩個兄弟信步踏上嶺來你  
這里買碗酒吃就望你一望近日你店裏買賣如何那人  
道不瞞大哥說這幾個月裏好生沒買賣今日謝天地捉  
得三個行貨又有些東西那大漢慌忙問道三箇甚樣人  
那人道兩個公人和一個罪人那漢失驚道這囚徒莫不  
是黑矮肥胖的人那人應道真個不十分長大面貌紫棠  
色那大漢連忙問道不會動手麼那人答道方纔抱進作

房去等火家未回不曾開剝那大漢道等我認他一認當  
下四個入進山岩邊人肉作房裡只見剝人瓮上挺着宋  
江和兩個公人顛倒頭放在地下那大漢看見宋江却又  
不認得相他臉上金印又不分曉沒可尋思處猛想起道  
且取公人的包裹來我看他公文便知那人道說得是便  
去房裏取過公人的包裹打開見了一錠大銀尚有若干  
散碎銀兩解開文書袋來看了差批衆人只叫得慚愧那  
大漢便道天使令我今日上嶺來早是不會動手爭些兒  
悟了我哥哥性命正是

冤仇還報難迴避 機會遭逢莫遠圖 踏破鐵鞋無  
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那大漢便叫那人快討解藥來先救起我哥哥那人也慌了連忙調了解藥便和那大漢去作房裡先開了枷扶將起來把這解藥灌將下去四個人將宋江扛出前面客位裏那大漢扶住着漸上醒來光着眼看了衆人立在面前又不認得只見那大漢教兩個兄弟扶住了宋江納頭便拜宋江問道是誰我不是夢中麼只見賣酒的那人也拜宋江答禮道兩位大哥請起這里正是那里不敢動問二位高姓那大漢道小弟姓李名俊祖貫廬州人氏專在楊子江中撐船稍公爲生能識水性人都呼小弟做混江龍李俊便是這個賣酒的是此間揭陽嶺人只靠做私商道路人盡呼他做催命判官李立這兩個兄弟是此間潯陽

江邊人專販私鹽來這里貨賣却是投逯李俊  
江中伏得水駕得船是弟兄兩個一個喚做出洞蛟童  
一個叫做翻江蜃童猛兩個也拜了宋江四拜宋江問道却纔麻翻了宋江如何却知我姓名李俊道小弟有個相識近日做買賣從濟州回來說道哥哥大名爲事發在江州牢城來李俊未得拜識尊顏往常思念只要去貴縣拜識哥哥只爲緣分淺薄不能勾去今聞仁兄來江州必從這里經過小弟連連在嶺下等接仁兄五七日了不見來今日無心天幸使令李俊同兩個弟兄上嶺來就買盃酒吃遇見李立說將起來因此小弟大驚慌忙去作房裡看了却又認得哥哥猛可思量起來取討公文看了纔知

道是哥哥不敢拜問仁兄聞知在鄆城縣做押司不知爲何事配來江州宋江把這殺了閻婆惜直至石勇村店寄書回家事發今次配來江州備細說了一遍四人稱嘆不已李立道哥哥何不在此間住了休上江州牢城去受苦宋江答道梁山泊苦死相留我尚兀自不肯住恐怕連累家中老父此間如何住得李俊道哥哥義士必不肯胡行你快救起那兩個公人來李立連忙叫了火家已都歸來了便把公人扛出前面客位裏來把解藥灌將下去救得兩個公人起來面面相覷你看我我看你都對宋江說道此間店裡怎麼好酒我們又吃不多便恁醉了記着他家我們回來還在這裡買吃衆人聽了都笑當晚李立置

酒管待衆人在家裡過了一夜次日又安排了酒食管待了送出包裹還了宋江并兩個公人當時相別了宋江自和李俊童威童猛兩個公人下嶺來逕到李俊家歇下致備酒食慇懃相待結拜宋江爲兄留任家裡過了數日宋江要行李俊留不住取些銀兩賞發兩個公人宋江再帶上行枷收拾了包裹行李辭別李俊童威童猛離了揭陽嶺下取路望江州來三個人行了半日早是未牌時分行到一個去處只見人烟輳集市井喧譁正來到市鎮上只見那里一夥人圍住看看宋江分開人叢也挨入去看時却原是一個使鎗棒賣膏藥的宋江和兩個公人立住了脚看他使了一回鎗棒那教頭放下了手中鎗棒又使了

一回奉宋江喝采道好鎗棒拳脚那人却拿起一個盤子  
來口裡開呵道小人遠方來的人投貴地特來就事雖無  
驚人的本事全靠恩官作成遠處誇稱近方賣弄如要筋  
重膏當下取贖如不用膏藥可煩賜些銀兩銅錢贖發咱  
家休教空過了盤子那教頭盤子掠了一遭沒一個出錢  
與他那漢又道看官高擡貴手又掠了一遭衆人都白着  
眼看又沒一個出錢賞他宋江見他惶恐掠了兩遭沒人  
出錢便叫公人取出五兩銀子來宋江叫道教頭我是個  
犯罪的人沒甚與你這五兩白銀權表薄意休嫌輕微那  
漢子得了這五兩白銀托在手裡便收呵道恁地一個有  
名的揭陽鎮上沒一個曉事的好漢擡舉咱家難得這位

恩官本身見自爲事在官又是過往此間顛倒贖發五兩  
白銀正是

當年却笑鄭元和 只向青樓買笑歌 慣使不論家  
豪富 風流不在着衣多

這五兩銀子強似別前五十兩自家拜揖願求恩官高姓  
大名僕小人天下傳揚宋江答道教師量這些東西直得  
幾多不須致謝正說之間只見人叢裡一條大漢分開人  
衆搶近前來大喝道兀那廝是甚麼烏漢那里來的囚徒  
敢來滅俺揭陽鎮上威風教頭這廝那里學得這些鎗棒  
來我這里逞強俺已都分付了衆人不許賞發他如何敢  
來出尖措着雙拳來打宋江不因此起處相爭有分教潯



陽江上聚數籌攬海蒼龍的好漢。梁山泊中添一夥巴山猛虎的英雄。直教殺人路口人頭滾。聚義場中熱血流。畢竟來打宋江的是甚麼樣人。且聽下回分解。

李和尚曰。凡是有用人。老天畢竟要多方磨難。他如宋公明。不過一盜魁耳。你看他經了多少磨難。此揭陽嶺上其一也。若是那些飽食煖衣。平風靜浪的驕子弟。真是糞羊圈豕。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三十一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三十一  
第三十七回

沒處攔追趕及時雨

船火兒夜開潯陽江

詩曰

壯士當場展執能

虎馳熊撲實堪驚

人逢喜事精

神爽花藉陽和發育榮

江上不來生李俊

牢城

難免宋公明

誰知顛沛亡命際

翻使洪濤縱巨鯨

話說當下宋江不合將五兩銀子賣發了那個教師。只見這揭陽鎮上衆人叢中鑽過這條大漢。拈起雙拳來打宋江。衆人看那大漢時。怎生模樣。但見

花蓋勝雙龍捧項

錦包肚二鬼爭環

潯陽岸英雄

豪傑 但到處便沒遮攔

那大漢睜着眼喝道這廝那里學得這些鳥鎗棒來俺這揭陽鎮上逞強我已分付了衆人休來他你這廝如何賣弄有錢把銀子賞他滅俺揭陽鎮上的威風宋江應道我自賞他銀兩却干你甚事那大漢揪住宋江喝道你這賊配軍敢回我話宋江說道做甚麼不敢回你話那大漢提起雙拳匹臉打來宋江躲個過那大漢又趕入一步來宋江却待要和他放對只見那個使鎗棒的教頭從人背後趕將來一隻手揪住那大漢頭巾一隻手提住腰胯望那大漢肋骨上只一兜浪蹌一交顛翻在地那大漢却待掙扎起來又被這教頭只一脚踢翻了兩個公人勸住教頭

那大漢從地下扒將起來看了宋江和教頭說道使得使不得教你兩個不要慌一直望南去了宋江且請回教頭高姓何處人氏教頭答道小人祖貫河南洛陽人氏姓薛名永祖父是老種經畧相公帳前軍官爲因惡了同僚不得陞用子孫靠使鎗棒賣藥度日江湖上便喚小人做大虫薛永不敢拜問恩官高姓大名宋江道小可姓宋名江祖貫鄆城縣人氏薛永道莫非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麼宋江道小可便是何足道哉薛永聽罷便拜道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宋江連忙扶住道少叙三盃如何薛永道好正要拜識尊顏小人無門得遇兄長慌忙收拾起鎗棒和藥囊同宋江便往鄰近酒肆內去吃酒只見酒家說

道酒肉自有只是不敢賣與你們吃宋江問道緣何不賣  
與我們吃酒家道却總和你們厮打的大漢已使人分付  
了若是賣與你們吃時把我這店子都打得粉碎我這里  
却是不敢惡他這人是此間揭陽鎮上一霸誰敢不聽他  
說宋江道既然恁地我們去休那厮必然要來尋鬧薛永  
道小人也去店裡笑了房錢還他一兩日間也來江州相  
會兄長先行宋江又取一二十兩銀子與了薛永相辭了  
自去宋江只得自和兩個公人也離了酒店又自去一處  
吃酒其店家說道小郎已自都分付了我們如何敢賣與  
你們吃你在走徒自費力不濟事他盡着人分付了宋江  
和兩個公人都則聲不得連連走了幾家都是一般話說

三個來到市稍盡頭見了幾家打火小客店正待要去投  
宿却被他那里不肯相容宋江問時都道他已着小郎連  
連分付去了不許安着你們三個當下宋江見不是話頭  
三個便拽開脚步望大路上走走看見一輪紅日低墜天  
色昏晚但見

暮煙迷遠岫寒霧瑣長空群星拱皓月爭輝綠水共音  
山闌碧踈林古寺數聲鐘韻悠揚小浦漁舟幾點殘燈  
明滅枝上子規啼夜月園中粉蝶宿花叢

宋江和兩個公人見天色晚了心裡越慌三個商量道沒  
來由看使鎗棒惡了這厮如今閃得前不巴村後不着店  
却是投那里去宿是好只見遠遠地小路上望見隔林深

處射出燈光來宋江見了道兀那里燈火明處必有人家  
遮莫恁地陪個小心借宿一夜明日早行公人看了道這  
燈光處又不在正路上宋江道沒奈何雖然不在正路上  
明日多行三二里却打甚麼不緊三個人當時落路來行  
不到二里多路林子背後閃出一座大莊院來宋江看那  
莊院時但見

前臨村塢後倚高岡數行楊柳綠含煙百頃桑麻青帶  
雨高隴上牛羊成陣芳塘中鶯鴨成群正是家有稻梁  
雞犬飽架多書籍子孫賢通

當晚宋江和兩個公人來到莊院前敲門莊客聽得出來  
開門道你是甚人黃昏夜半來敲門打戶宋江陪着小心

答道小人是個犯罪配送江州的人今日錯過了宿頭無  
處安歇欲求貴莊借宿一宵來早依例拜納房金莊客道  
既是恁地你且在這里少待等我入去報知莊主太公可  
容卽歇莊客人去通報了復翻身出來說道太公相請宋  
江和兩個公人到裡面草堂上參見了莊主太公太公分  
付教莊客領去門房裡安歇就與他們些晚飯吃莊客聽  
了引去門首草房下點起一碗燈教三個歇定了取三分  
飯食羹湯菜蔬教他三個喫了莊客收了碗碟自入裡面  
去兩個公人道押司這裏又無外人乾一發除了行枷快活  
睡一夜明日早行宋江道說得是當時依允去了行枷和  
兩個公人去房外淨手看見星光滿天又見打麥場邊屋

後是一條村僻小路宋江看的眼裡三個淨了手入進房  
裡關上門去睡宋江和兩個公人說道也難得這個莊主  
太公留俺們歇這一夜正說間聽得莊裡有人點火把來  
打麥場上一到處照看宋江在門縫裡張時見是太公引  
着三個莊客把火一到處照看宋江對公人道這太公和  
我父親好一般點件件都要自來照管這早晚也未曾去睡一  
地里親自點看正說之間只聽得外面有人叫開莊門莊  
客連忙來開了門放入五七個人來爲頭的手裡拿着朴  
刀背後的都拿着稻叉棍棒火把光下宋江張看時那個  
提朴刀的正是在揭陽鎮上要打我們的那漢宋江又聽  
得那大公問道小郎你那里去來和甚人厮打日晚了拖

搶拽棒那大漢道阿爹不知哥哥在家裏麼大公道你哥  
哥吃得醉了去睡在後面亭子上那漢道我自去叫他起  
來我和他趕人太公道你又和誰合口叫起哥哥來時他  
却不肯干休又是殺人放火你且對我說這緣故那漢道  
阿爹你不知今日鎮上一個使鎗棒賣藥的漢子耐耐那  
厮不先來見我弟兄兩個便去鎮上撒科賣藥教使鎗棒  
被我都分付了鎮上的人分文不要與他賞錢不知那里  
走出一個囚徒來那厮做漢出尖把五兩銀子賞他滅俺  
揭陽鎮上威風我正要打那厮堪恨那賣藥的腦揪翻我  
打了一頓又干了我一脚至今腰裡還疼我已教人四下  
裡分付了酒店客店不許着這厮們吃酒安歇先教那厮

三個今夜沒存身處隨後吃我叫了賭坊裡一夥人趕去客店裡拿得那賣藥的來儘氣力打了一頓如今把來吊在都頭家裡明日送去江邊網做一團拋在江裡出那口鳥氣却只趕這兩個公人押的囚徒不着前面又沒客店竟不知投那里去宿了我如今叫起哥哥來分投趕去捉拿這廝太公道我兒休恁地短命相他自有銀子賞那賣藥的却干你甚事你去打他做甚麼可知道着他打了也不曾傷重快依我口便罷休教哥哥得知你吃人打了他肯于罷又是去害人性命你依我說且去房裡睡了半夜三更莫去敲門打戶激惱村坊你也積些陰德那漢不顧太公說拿着朴刀逕入莊內去了太公隨後也趕入去

宋江聽罷對公人說道這般不巧的事怎生是好却又撞在他家投宿我們只宜走了是好倘或這廝得知必吃他害了性命便是太公不肯說破莊客如何敢瞞難以遮蓋兩個公人都道說的是事不宜遲及早快走宋江道我們休從大路出去撥開屋後一堵壁子出去兩個公人挑了包裹宋江自提了行枷便從房裡空開屋後一堵壁子三個人便趁星月之下望林木深處小路上只顧走正是慌不擇路走了一個更次望見前面滿目蘆花一派大江滔滔浪滾正是來到潯陽江邊有詩爲証

撞入天羅地網來 宋江時蹇實堪哀 纒離黑煞凶  
神難 又遇喪門白虎災

只聽得背後大叫賊配軍休走火把亂明吹風胡哨趕將來宋江只叫得苦道上蒼救一救則個三人心裡越慌脚高步低在蘆葦叢中望後面時那火把漸近三人心裡越慌脚高步低在蘆葦叢裡撞前面一看不到天盡頭早到地盡處定目一觀看見大江攔截側邊又是條濶港宋江仰天嘆道早知如此自的苦悔莫先知有只在梁山泊也罷誰想直斷送在這里喪了殘生後面的正吹風胡哨趕來前面又被大江阻當宋江正在危急之際只見蘆葦叢中悄悄地忽然搖出一隻船來宋江見了便叫稍公且把船來救我們三個俺與你十兩銀子那稍公在船上問道你三個是甚麼人却走在這裡來宋江道背後有強人打劫我們一眯地撞在這里

你快把船來渡我們我與你些銀兩那稍公聽得多與銀兩把船便放攏來到岸邊三個連忙跳下船去一個公人便把包裹丟下艙裡一個公人便將水火棍揸開了船那稍公一頭搭上櫓一面聽着包裹落艙有些好響聲心裡暗喜歡把櫓一搖那隻小船早蕩在江心裡去岸上那夥趕來的人早趕到灘頭有十數個火把爲頭兩個大漢各挺着一條朴刀隨從有二十餘人各執鎗棒口裡叫道你那稍公快搖船攏來宋江和兩個公人做一塊兒伏在艙艙裡說道稍公却是不要攏船我們自多與你些銀子相謝那稍公點頭只不應岸上的人把船望上水咿咿啞啞搖將去那岸上這夥人大喝道你那稍公不搖攏船來教

你都死那稍公冷笑幾聲也不應岸上那夥人又叫道你是那個稍公直恁大膽不搖擺來那稍公冷笑應道老爺叫做張稍公你不要咬我鳥岸上火把叢中那個長漢說道元來是張大哥你見我弟兄兩個麼那稍公應道我又不能做甚麼不見你那長漢道你既見我時且搖擺來和你說話那稍公道有話明朝來說趁船的要去得緊那長漢道我弟兄兩個正要捉這趁船的三個人那稍公道趁船的三个都是我家親眷衣食父母請他歸去喫碗板刀麵了來那長漢道你且搖擺來和你商量那稍公又道我的衣飯倒搖擺來把與你你樂意那長漢道張大哥不是這般說我弟兄只要捉這因徒你且擺來那稍公一頭搖

櫓一面說道我自好幾日接得這個主顧却是不搖擺來倒喫你接了去你兩個只得休恠改日相見宋江在船艙裡悄悄的和兩個公人說也難得這個稍公未救了我們三個性命又與他分說不要忘了他恩德却不是幸得這隻船來渡了我們却說那稍公搖開船去離得江岸遠了二個人在艙裡望岸上時火把也自去蘆葦中明亮宋江道慚愧正是好人相逢惡人遠離且得脫了這場火難只見那稍公搖着櫓口裏唱起湖州歌來唱道

一老爺生長在江邊 不怕官司不怕天 昨夜華光來  
趁我 臨行奪下一金磚

宋江和兩個公人聽了這首歌都酥軟了宋江又想道他



是唱耍三個正在艙裡議論未了只見那稍公放下櫓說道你這個撮烏兩個公人平日最會詐害做私商的人今夜却撞在老爺手裡你三個却是要喫板刀麵却是要喫餛飩宋江道家長休要取笑怎地喚做板刀麵怎地是餛飩那稍公睜着眼道老爺和你耍甚烏若還要喫板刀麵時俺有一把潑風也似快刀在這艙板底下我不消三刀五刀我只一刀一箇都剝你三個人下水去你若耍喫餛飩時你三個快脫了衣裳都赤條條地跳下江裏自死宋江聽罷扯定兩個公人說道却是苦也正是福無雙至禍不单行那稍公喝道你三個好好商量快回我話宋江答道稍公不知我們也是沒奈何犯下了罪迭配江州的人

你如何可憐見饒了我三個那稍公喝道你說甚麼閑話饒你三個我半個也不饒你老爺喚做有名的狗臉張爹爹來也不認得爺去也不認得娘你便都閉了鳥嘴快下水裡去宋江又求告道我們都把包裹內金銀財帛衣服等項盡數與你只饒了我三人性命那稍公便去艙板底下摸出那把明晃晃板刀來大喝道你三個耍怎地宋江仰天嘆道爲因我不敬天地不孝父母犯下罪責連累了你兩個那兩個公人也扯住宋江道押司罷罷我們三個一處死休那稍公又喝道你三個好好快脫了衣裳便跳下江裡去跳便跳不跳時老爺便剝下水裡去宋江和那兩個公人抱做一塊恰待耍跳水只見江面上咿咿啞啞

櫓聲響宋江探頭看時一隻快船飛也似從上水頭搖將下來船上有三個人一條大漢手裡橫着托叉立在船頭上稍頭兩個後生搖着兩把快櫓星光之下早到面前那船頭上橫叉的大漢便喝道前面是甚麼稍公敢在當港行事船裡貨物見者有分這船稍公回頭看了慌忙應道原來却是李大哥我只道是誰來大哥又去做買賣只是不會帶挈兄弟大漢道是張大哥你在這裡又弄得一手船裡甚麼行貨有些油水麼稍公答道教你得知好笑我這幾日沒道路又賠輸了沒一文正在沙灘上悶坐岸上一夥人趕這三頭行貨來我船裡却是 兩個鳥人解一個黑矮囚徒正不知是那里人他說道迭配江州來的却

又項上不帶行枷趕來的岸上那夥人却是鎮上穆家哥見兩個定要討他我見有些油水吃我不還他船上那大漢道咄莫不是我哥哥宋公明宋江聽得聲音厮熟便船裡叫道船上好漢是誰救宋江則個那大漢失驚道真個是我哥哥早不做出來宋江鑽出船上來看時星光明亮那立在船頭上的大漢不是別人正是

家住潯陽江浦上最稱豪傑英雄眉濃眼大面皮紅髭鬚垂鐵線語話若銅鐘凜凜身軀長八尺能揮利劍霜鋒衝波躍浪立奇功廬川生李俊綽號混江龍

那船頭上立的大漢正是混江龍李俊背後船稍上兩個搖櫓的一個是出洞蛟童威一個是翻江蜃童猛這李俊

聽得是宋公明便跳過船來口裡叫苦道哥哥驚恐若是  
小第來得遲了些個悞了仁兄性命今日天使李俊在家  
坐立不安棹船出來江裡趕些私鹽不想又遇着哥哥在  
此受難那稍公呆了半晌做聲不得方纔問道李大哥哥這  
黑漢便是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麼李俊道可知是哩那稍  
公便拜道我那爺你何不早通個大名省得着我做出反  
事來爭些兒傷了仁兄宋江問李俊道這個好漢是誰高  
娃何名李俊道哥哥不知這個好漢却是小第結義的兄  
弟原是小孤山下人氏姓張名橫綽號船火兒專在此潯  
陽江做這真件穩善的道路宋江和兩個公人都笑起來當  
時兩隻船並着搖達灘邊來纜了船艙裡扶宋江并兩個

公人上岸李俊又與張橫說道兄弟我常和你說天下義  
士只除非山東及時雨鄆城宋押司今日你可仔細認着  
張橫撲翻身又在沙灘上拜道望哥哥恕兄弟罪過宋江  
看那張橫時但見

七尺身軀三角眼黃髯赤髮紅睛潯陽江上有聲名衝  
波如水性躍浪似飛鯨惡水狂風都不懼蛟龍見處魂  
驚天差列宿害生靈小孤山下住船火號張橫

那稍公船火兒張橫拜罷問道義士哥哥爲何事配來此  
間李俊便把宋江犯罪的事說了今來迭配江州張橫聽  
了說道好教哥哥得知小第一母所生的親弟兄兩個長  
的便是小第我有個兄弟却又了得渾身雪練也似一身

膠。客。家。  
久。看。樣。

白肉次得四五十里水面水底下伏得七日七夜水裡行  
一似一根白條更無一身好武藝因此人起他一個譚喚  
做浪裡白跳張順當初我弟兄兩個只在楊子江邊做一  
件依本分的道路宋江道願聞則個張橫道我弟兄兩個  
但賭輸了時我便先駕一隻渡船在江邊淨處做私渡有  
那一等客人貪省貫伯錢的又要快便來下我船等船裡  
都坐滿了却教兄弟張順也扮做单身客人背着一個大  
包也來趁船我把船搖到半江裡歇了櫓拋了釘插一把  
板刀却討船錢本合五百足錢一個人我便定要他三貫  
却先問兄弟直討起教他依假意不肯還我我便把他來起手  
一手揪住他頭一手提定腰膀撲咚地攬下江裡排頭兒

定要三貫一個個都驚得呆了把出來不迭都歛得足了  
却送他到僻淨處上岸我那兄弟自從水底下走過對岸  
等沒了人却與兄弟分錢去賭那時我兩個只靠這件道  
路過日宋江道可知江邊多有善主顧來尋你私渡李俊等  
都笑起來張橫又道如今我弟兄兩個都改了業我便只  
在這潯陽江裏做些私商兄弟張順他却如今自在江州  
做賣魚牙子如今哥哥去時小弟寄一封書去只是不識真  
字寫不得李俊道我們都去村裡央個門館先生來寫留  
下童威童猛看了船三個人跟了李俊張橫五個人投村  
里來走不過半里路看見火把還在岸上明亮張橫說道  
他弟兄兩個還未歸去李俊道你說兀誰弟兄兩個張橫

道便是鎮上那穆家哥兒兩個李俊道一發叫他兩個來拜見哥哥宋江連忙說道使不得他兩個趕着要捉我李俊道仁兄放心他弟兄不知是哥哥他亦是我們一路人李俊用手一招胡哨了一聲只見火把人伴都飛遶將面前來看見李俊張橫都恭奉着宋江做一處說話那弟兄二人大驚道二位大哥却如何與這三人厮熟李俊大笑道你道他兀誰那二人道便是不認得只見他在鎮上出銀兩賞那使鎗棒的滅俺鎮上威風正待要捉他李俊道他便是我日常和你們說的山東及時雨鄆城宋押司公明哥哥你兩個還不快拜那弟兄兩個撇了朴刀撲翻身便拜道聞名久矣不期今日方得相會却總甚是冒瀆犯

傷了哥哥望乞憐憫恕罪宋江扶起二位道壯士願求大名李俊便道這弟兄兩個富戶是此間人姓穆名弘綽號沒遮攔兄弟穆春喚做小遮攔是揭陽鎮上一霸我這里有三霸哥哥不知一發說與哥哥知道揭陽嶺上嶺下便是小弟和李立一霸揭陽鎮上是他弟兄兩個一霸濰陽江邊做私商的却是張橫張順兩個一霸以此謂之三霸宋江答道我們如何省得既然都是自家弟兄情分望乞放還了薛永穆弘笑道便是使鎗棒的那厮哥哥放心隨即便教兄弟穆春去取來還哥哥我們且請仁兄到敝莊伏禮請罪李俊說道最好最好便到你莊上去穆弘叫莊客着兩個去看了船隻就請童威童猛一同都到莊上去

相會一面先着人去莊上報知置辦酒食殺羊宰猪整理筵宴一行衆人等了童威童猛一同取路投莊上來却好五更天氣都到莊裡請出穆太公來相見了就草堂上分賓主坐下宋江看那穆弘時端的好表人物但見

面似銀盆身似玉頭圓眼細眉单威風凜凜逼人寒靈官離斗府佑聖下天闕武藝高強心膽大陣前不肯空還攻城野戰奪旗旛穆弘真壯士人號沒遮攔

宋江與穆太公對坐說話未久天色明朗穆春已取到病大虫薛永進來一處相會了穆弘安排筵席管待宋江等衆位飲宴當日衆人在席上所說各自經過的許多事務至晚都留在莊上宿歇次日宋江要行穆弘那里肯放把

衆人都留莊上陪侍宋江去鎮上閑翫觀看揭陽市橫景一遭又住了三日宋江怕違了限次堅意要行穆弘并衆人苦留不住當日做個送路筵席次日早起來宋江作別穆太公并衆位好漢臨行分付薛永且在穆弘處住幾時却來江州再得相會穆弘道哥哥但請放心我這里自看顧他取出一盤金銀送與宋江又賚發兩個公人些銀兩臨動身張橫在穆弘莊上央人修了一封家書央宋江付與張順當時宋江收放包裹內了一行人人都送到潯陽邊穆弘叫隻船來取過先頭行李下船衆人都在江邊就叫莊客取酒食上船餞行當下衆人洒淚而別李俊張橫穆弘穆春薛永童威童猛一行都回穆家莊分別各自回

家不在話下只說宋江自和兩個公人下船投江州來這  
稍公非比前番拽起一帆風趁早送到江州上岸宋江依  
前帶上行枷兩個公人取出文書挑了行李直至江州府  
前來正直府尹陞廳原來那江州知府姓蔡雙名得章是  
當朝蔡太師蔡京的第九個兒子因此江州人叫他做蔡  
九知府那人爲官貪濫子作事驕奢爲這江州是個錢糧浩  
大的去處抑且人廣物盛因此太師特地教他來做個知  
府當時兩個公人當廳下了公文押宋江投廳下蔡九知  
府看見宋江一表非俗便問道你爲何枷上沒了本州的  
皮兩個公人告道於路上春雨淋漓却被水濕壞了知  
府道快寫箇帖來便發下城外牢城營裡去本府自差公

人押解下去這兩個公人就送宋江到牢城營內交割當  
時江州府公人賞了文帖監押宋江并同公人出州衙前  
來酒店裡買酒吃宋江取三兩來銀子與了江州府公人  
當軒到營前將宋江押送單身房裡聽候那公人先去對  
管營差撥處替宋江說了方便交割討了收管自回江州  
府去了這兩個公人也交還了宋江包裹行李千酬萬謝  
相辭了入城來兩個自說道我們雖是喫了驚恐却撰得  
許多銀兩自到州衙府裡伺候討了回文兩個取路往濟  
州去了話裡只說宋江自去央浼人情差撥到單身房裡  
送了十兩銀子與他管營處又自加倍送銀兩并人事營  
裡管事的人并使喚的軍健人等都送些銀兩與他們買

茶喫因此無一個不歡喜宋江少刻引到點事廳前除了行枷參見管營已得了賄賂在廳上說道這個新配到犯人宋江聽着先皇太祖武德皇帝聖旨事例但凡新入流配的人須先喫一百殺威棒左右與我捉去背起來宋江告道小人於路感冒風寒時症至今未會痊可管營道這漢端的似有病的不見他面黃肌瘦有些病症且與他權行寄下這頓棒此人既是縣吏出身着他本營抄事房做箇抄事就時立了文案便教發去抄事宋江謝了去單身房取了行李到抄事房安頓了衆囚徒見宋江有面目都買酒來與他慶賀次日宋江置備酒食與衆人回禮不時間又請差撥牌頭遞盃管營處常常送禮物與他宋江身

邊有的是金銀財帛自落的結識他們住了半月之間蒲營裡沒一個不歡喜他自古道世情看冷煖人面逐高低宋江一日與差撥在抄事房喫酒那差撥說與宋江道賢兄我前日和你說的那個節級常例人情如何多日不使人送去與他今已一旬之上了他明日下來時須不好看連我們也無面目宋江道這個不妨那人要錢不與他若是差撥哥哥但要時只顧問宋江取不妨那節級要時一文也沒等他下來宋江自有話說差撥道押司那人好生利害更兼手脚了得倘或有些言語高低喫了他些羞辱却道我不與你通知宋江道兄長由他但請放心小可自有措置敢是送些與他也不見得他有個不敢要我的也



不見得正恁的說未了只見牌頭來報道節級下在這裡  
了正在廳上大發作罵道新到配軍如何不送常例錢來  
與我差撥道我說是麼那人自來連我們都恠宋江笑道  
差撥哥哥休罪不及陪待改日再得作盃小可且去和他  
說話容日再會差撥也起身道我們不要見他宋江別了  
差撥離了抄事房自來點視廳上見這節級那差撥也自  
去了不是宋江來和這人厮見有分教江州城裡翻爲虎  
窟狼窩十字街頭變作屍山血海直教撞破天羅歸水滸  
掀開地網上梁山畢竟宋江來與這個節級怎地相見且  
聽下回分解

李曰宋公明每至盞頭處便有救星的是真命強盜



